

# 令人“头疼”的毕业论文指导



(资料图片)

到什么。到了晚上,小邹的论文总算写完了,可是没有附上参考文献。徐妍只好再给他打电话,可小邹很犯愁:“老师,我下午是在网吧里写的,现在没有电脑了,怎么改啊?我明天坐火车回贵阳,回来再加上行不行?”

徐妍一算时间来不及了,只好说:“算了!我帮你加吧!”这是徐妍工作三年来第一次指导本科毕业生写论文。为了保证质量,她婉拒了很多学生的请求,只留下3个学生。后来她才知道,这么多学生想请她当指导老师,是因为她是“新手”,被认为“好说话”。

## 为赶时间,老师帮学生补写“参考文献”

下周一早,打印装订好的毕业论文就必须摆到系教务秘书的桌上了。周五下午,徐妍(化名)对她指导的学生“交出什么样的东西来”,心里还没有一点底。

在贵州省某高校新闻系任教的她又一次给学生群发短信:“孩子们,下午4点前务必将论文最终稿发到我的邮箱里!”

徐妍的3个“孩子”,一个在陕西找工作,一个在湖南找工作,最后一个倒是在学校,也天天奔波在招聘会和人才市场之间。下午4点,她准时打开邮箱,已经有两篇论文在等她。在陕西的学生小邹还没有交,不过他的QQ倒是闪起来:“老师,我还在改,再等等啊。”

打开交来的两篇一看,其中一篇论文格式不符合学校的要求。徐妍跟学生小李交涉:“赶紧改!”小李说:“老师,我不知道论文的格式是什么样。”徐妍奇怪:“你们不是每人都领了一本《本科毕业论文和设计规范》吗?”小李回答:“没有啊!”

徐妍无法,只好叫她找宿舍的同学借一本看看。过了一会儿,小李在QQ上发过来一个鬼脸:“噢,找到了,是有这本书!”还安慰徐妍:“你别急啊,我现在就改。”徐妍气得两手搁在键盘上半晌,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
## 指导论文就是和学生斗智斗勇

对另一所高校法律系的副教授欧阳微来说,帮学生补写“参考文献”是“绝对不能接受的事”。作为教学骨干,欧阳微每年都要带10个甚至更多的学生写论文:“格式不合格,我看看都不会看一眼,你改对了再交给我。”

尽管态度比徐妍“强硬”得多,但在欧阳微看来,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也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事。

“现在指导论文就是和学生斗智斗勇。”欧阳微说,其实,学生们都知道,就业压力大,如果因为写论文而耽误了找工作,老师们也于心不忍,“于是,学生们就利用老师这种矛盾的心理,一次次试探我们的底线。”这次斗智斗勇从论文开题的那一天就开始了。

徐妍说,开题时,她被学生列出的论文题目“吓到了”。“一个想写‘论新闻与法治’,还有一个题目是‘经济新闻研究’,都是大得出本书的题目。我只好从教起,怎样选择一个小而易于着手、平时思考和积累比较多、自己又感兴趣的题目。”

第二次讨论题目,总算达成了共识。根据不同的题目,徐妍认真为每个学生列出了书单,叫他们回去好好研读后再动手。

没想到,一个月后,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初稿,和当初确定的题目根本不一样。“后来我才想明白,我们之前讨论的论文选题,都是他们临时搜索的或者想出来的,哪儿有什么兴趣,哪儿有什么思考,哪儿有什么积累?”

## 论文指导包括一系列琐碎的事务

最直接的交锋当然是“抄袭”与“反抄袭”。

“几乎没有完全不抄的学生。”欧阳微说,区别只在于:聪明一点的学生抄书,不聪明的学生才抄网络。

欧阳微见过的最极端的情况是:“曾经有一个学生,第一稿拿给我,从网上下载的全文除了作者名字外一个字没改。第二稿,又用两篇文章简单粗陋地凑在一起,还是一个字也不愿改。”

“其实,指导老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查看学生是否抄袭。”云南一所高校国际贸易系的副教授李春艳说,学生数量越来越多,“反抄袭”的工作量实在太大。今年,她和同事们组织了低年级的学生集中到电子阅览室一篇一篇地查看,“凡是网文引用过半的,一律取消答辩资格。”

经过对比后,一大半论文得返工重写。但这也无法阻挡学生们“前仆后继地抄”。

“他们都学乖了,怎样抄出水平,抄出风格,还要抄得让人搜索不到,这技巧够写一篇论文了。简单地说,同一句话,主动变被动,能倒装的句子就倒装,想法子把原意换种方式说出来。”欧阳微总结说。

徐妍说,三次易稿,其实就是逼着学生把论文打磨得没有抄袭痕迹的过程。“最开始,他们只加上了一些起承转合,我不满意;他们又把几篇相似文章的内容拆重组,我还是没通过;最后才用自己的话重新写了一遍。”

其实,反抄袭只是指导教师职责的一部分。指导工作还包括一系列琐碎事务,比如,——给学生打电话催稿——部分学生是因为外出找工作耽误了论文写作;部分学生是因为做事拖沓,借口找工作而迟迟不交。“这屡屡打乱老师正常的日程安排。”

另外,一些学生依赖心理太重,想着反正有老师把关,使得论文中谬误百出:有的语句不通,有的别字连篇,有的连基本的主谓宾都搞不清楚,老师还要充当语文老师。许多论文的英文摘要都是直接由电脑软件翻译出来的,这时又需要指导老师来亲自修改那些令人啼

笑皆非的英语病句。

李春艳曾经拿到一份打印好的论文定稿,封面上赫然写着“关于替身苏州投资环境的思考”。翻到内文,她才明白,“替身”为“提升”之误。

“你想想,整个封面只有一个标题和一个作者名,这么刺眼的一个错误,他自己愣没看出来!”

“个别学生你对他严格,他还说,老师别这么认真,其他同学都是一个晚上赶出来的。”李春艳说。

欧阳微说,只要不是一半以上抄袭,结构合理,语句通顺,观点正确,一般都能通过,要求并不苛刻。但是,由于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,一些学生尽管有自己的想法,却因为归纳总结的能力比较差,表达不出来。

## 学校降低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

今年,李春艳所在的学校有10%左右的毕业生在两次答辩后仍然没能过关。这些学生联合起来向媒体和市长热线投诉,反映学校“无故取消”他们的答辩资格。

迫于压力,学校给了这些学生第三次答辩机会。

“这简直是藐视我们的劳动成果。”李春艳所在学院的全体教师抵制参加第三次答辩会,学校只好另外找人,答辩会草草了事,除了3名学生外大部分人都顺利过关。

学校暗中降低了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,这让指导老师们无所适从:“所以我们在都下定决心,以后的论文,只要是篇文章,就放行,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”

但李春艳也很清楚,“有些学生轻松抄袭,老师睁只眼闭只眼放过去了,转过身,学生就嘲笑老师:‘这几个笨蛋,随便抄一篇,他们也看不过来。’”

这似乎是个困境,两边不讨好:“放水”?遭学生嘲笑;“严格”?遭学校施压。

“每指导一个学生,老师只有300元津贴,但要写三稿甚至五六稿,每篇论文就像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,一压就是一年。”

“我宁可把这活儿外包!”李春艳说,“指导一个学生论文,比自己写一篇都累!”

刚刚忙完2005级学生的论文答辩,李春艳又接到通知,2006级学生中的27人将由她担任论文导师——为了与找工作的时间错开,大部分学校都已将学生写论文的时间提前到大四上学期。

“这是一个‘噩梦’,但年年都得做!”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

(资料图片)

# 新闻时评

## 陆副校长到底写了多少署名文章

日前,国内权威学术期刊《哲学研究》刊登署名“陆杰荣、杨伦”的文章《何谓“理论”》,被证实抄袭自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多年前讲稿,该文至少80%内容复制了王的文章。而陆杰荣先生不仅是辽宁大学副校长,还主管辽宁大学学科建设,在网上查,还是“教育部高等学校指导委员会委员”,发表过很多诸如“与时俱进”“哲学内涵”之类的文章。

这样一个学术界很有地位的人物,居然署名第一作者的文章中出现80%都是剽窃,实在令人发指,堪写入新版《儒林外史》。更让我吃惊的是,看到辽宁大学校方的正式回应,学校党委书记说:“几个月前,杨伦给陆杰荣邮来多篇论文,称‘请老师帮忙修改’。陆杰荣挑出两篇修改,其中就包括《何谓“理论”》一文。后杨伦表示想发表的意向,但需有陆杰荣的第一署名,陆同意了这一要求。杨伦承认,文章是几年前从网络上下载的。”最后校方的处理态度是“要求杨伦出面澄清,并做好后续道歉或赔偿工作”。

本来副校长署名文章剽窃,严肃处理以激浊扬清也不失明智。而辽大对于此事的调查,非但没有正视陆副校长败坏学术规范的问题,反倒把他当成了热心帮助学生的“活雷锋”,把全部责任推到了学生身上。辽宁大学作为我国东北地区学术重镇,以此作为对社会的交代,逻辑之混乱荒唐,更将使这所有悠久历史的著名高校斯文扫地。

首先,论文要在学术期刊正式发表,第一作者的署名权是非常严肃的,不是官员排名,谁官大就排在前面,而是对学术论文的创意和研究具有第一知识产权的,这不仅是学术规范而且是最基本的学术廉耻。如果一篇论文80%是抄袭,而陆杰荣作为第一作者署名,只有两种可能,第一是明知故犯有侥幸心理,想借助自己的名望侵占他人的成果;第二可能,就是陆杰荣对这个课题领域并无认真思考,尤其没有做过基础的文献阅读,却仗着自己的地位厚颜署名第一作者,否则不可能对一篇抄了80%的文章,都看不出一点问题来。

辽宁大学校方的解释是陆副校长古道热肠,为了帮助学生的论文发表,所以署第一作者,这是讲不通的。首先要帮助的是陆副校长写一封推荐信也未尝不可,是谁要求一定要把他作为第一作者?如果《哲学研究》的一篇文章一定要把一个著名学者署为第一作者才能发表的话,这说明这个刊物的编辑和编委就是拉关系走后门的滥竽充数之辈,尸位素餐却毫无学术判断力,这个所谓“核心刊物”“权威刊物”算是烂掉了。

就算《哲学研究》是一本烂刊物,而作为教育部高校指导委员、主管辽宁大学学科建设的陆教授,按理说是“教授中的教授”,就可以掠他人之美于自己名下么?不管是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在没有实际参与写作的论文上署名,本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。

试问,以往陆教授有多少次这样“帮助”过学生?我在网上看到陆教授也多是著作等身的人物,他能达到今天的学术地位的学术简历中,能否一一列清有多少篇文章是“帮助学生署名”的,有多少才是他自己的“亲笔”?

辽宁大学的党委书记,如果能够把这样恶劣的学风不视为学校的耻辱,还把这样“帮助学生”视为理直气壮,党性何在?可惜了辽宁大学这所悠久历史的学校,在这个时代,在这帮人手里,怕是烂掉了。

宇宽

## 城管眼神必杀技是一种软暴力

50余名执法人员围站成一圈,双手背在身后,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板。几桌食客原本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喝,最终抵挡不住,将占道的餐桌搬进了店内。这是记者随武汉洪山城管执法大队参与占道夜市排档的整治,看到如此有趣一幕。

传说中的眼神杀人,本来只有古代武侠小说或者现代玄幻小说中才能出现,想不到今天却成为现实。这些食客也忐忑老实了一点。试想,摊主占道经营,碍我食客何事,你城管队员凭什么在旁边看我吃喝?而摊主也算本分,试问,以50余名城管执法队员的规模,他们能坚守到何时?小不忍则

乱大谋,小不忍,时间长了,城管队员要么作出其他举动,要么尴尬地选择撤退,而那时,笑的不是摊主吗?

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在,所以笔者对城管“眼神执法”有点不以为然。毕竟,城管经费有限,所能供养的人数有限,如果推广这一模式,人数多了,眼神形不成杀伤力,人数多了,以城管目前的规模,一天能整治多少摊点?到最后,只能是不了了之,再好的创意也只能在无情的现实下败下阵来。

而且,这种所谓的文明执法其实是一种“软暴力”。据广州日报6月17日报道,针对暴力抗法抬头,广州市常

务副市长苏泽群表示,城管队伍要坚持文明执法,“城管要用心去执法,不要蛮劲去执法,要想法去执法,要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这种“眼神执法”大概就属于一种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

其实,真正的文明执法很简单,它看重的并不是形式创新,而是内心的接近。真正的文明执法,一定要做到心中有市民,手下有真情,要合理规划城市,充分尊重弱势群体的需求。

当然,我们应该承认,由于多种原因,当前城管执法很难。正因为其难,城管执法才面临更高的挑战。在这其中,城管只有想民念民,才能执好法得民心。

建国



## 漫画:软裁员

“让你的公司既达到裁员目的,又避免高额赔偿。”近日记者发现,一些培训机构竟然开出裁员培训班,声称可教授企业“软裁员”手段,迫使员工主动辞职。对此,劳动法专家提醒,如果企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恶意规避法律,不仅伤害员工积极性,还有可能被惩罚。(6月17日《新闻晨报》)

为教企业软裁员,沪上惊现培训班。逼人主动来辞职,赔偿还可不用担。缺德伎俩若得逞,多少饭碗没得端。职能部门该介入,打击无良莫手软。

唐春成 漫画 张洪 配诗

## 李连杰加入新加坡籍就是不爱国吗

据报道,好莱坞中国功夫明星李连杰被证实已经加入新加坡籍,并在新加坡市区购买了价值1400万美元的房产。该社记者试图联系新加坡移民局以确认此消息,移民局人员以遵守移民局的保密规定为由没有给答复。报道说,李连杰的“壹基金”在北京公司的工作人员拒绝对此作出回应。李连杰是继去年巩俐之后的又一位入新加坡籍中国明星。

李连杰加入新加坡籍的消息,让一些人再次热议起了爱国与不爱国的话题。实际上,一个人加入某个国籍,并不等于爱国有什么关系呢?身在海外或加入他国国籍者,一样能为国做贡献!爱国不爱国,不能以某种简单形式来衡量或论之。比如功夫明星李连杰,可以在海外弘扬和发扬我国的武术及功夫电影,使世界上更多的国家了解和喜爱我国武术及功夫电影。这难道不是爱国行为,不是也为国做贡献么?

一个人加入他国,原因有很多种,比如工作、事业、婚姻等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幸福,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幸福生活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人的自由,他人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?更何况,加入他国国籍,并不等于忘记了祖国。在过去,许多

爱国华人在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,不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吗?如果将加入他国国籍即视为不爱国行为,那么世界上将有多少人变成了不爱国者?身在海外的华人和加入他国的华人,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!若将他们一例视为不爱国者,岂不是将所有爱国华人一概子打死了?如此武断行为,还怎能激起他们的爱国情怀,还如何让他们去爱自己的祖国?一个伟大的祖国,必有其博大的胸怀!李连杰加入新加坡籍,已经不是个案,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。

## 土地成本调查能否揭开高房价秘密

国土资源部近期下发“国土资电发(2009)34号地调调查表”,要求地方填报具体的房地产项目土地出让价款,以及房屋售价等。土地成本在房价中到底占多高比例,国土资源部正在进行的这项商品房用地地价调查,或许能揭开真相。(《第一财经日报》6月17日)

中国城市住房开发中的主要成本如土地、税费等的具体情况,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,于是百姓指责开发商牟取暴利、推高房价,要求公开建房成本;开发商一边辩解利润并不高,一边以商业秘密为由不愿公布建设成本,还指责土地价格的不断提高推高了房价;一些政府部门也感到冤屈,认为土地出让成本并没有推高房价,是开发商牟取暴利的结果。各方莫衷一是,最终为高房价买单的还是处于弱势的普通百姓。笔者注意到这样三个现象:

首先,2007年前后受到社会强烈抨击的“地王”现象目前再次重现。继前段时间新一轮“圈地运动”火热上演后,开发商近期扩张势头十足,还大胆追高,使地价不断被刷新,“地王”不断涌现。

其次,从财政部公布的5月份财政收入情况看,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.3倍,即各种收费增加迅猛。一些专家认为,其中一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。这表明,土地交易又开始火热起来,土地收入增加的背后,是住房建设成本的攀升和房价上升。

第三,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,全国工商联递交一份大会发言《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》,称一项调查显示房地产开发中,土地成本占直接成本的比例最高,达58.2%。此报告直指地方政府为房地产业十年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方。有地方政府表示将公布相关数据予以反驳,但目前尚无下文。这至少让人产生两种猜测:一是一些地方政府至今还无暇调查,二是调查后与全国工商联的报告基本吻合。

以笔者对中原某省会城市几个楼盘的实地调查看,土地成本基本占到住房销售总价的30%-50%不等,起码可以说土地占住房建设成本的比例不低。实际上,房价居高不下是因为土地成本太高,二是开发商暴利太大。

国家统计局日前称将摸底房地产开发费用,国土资源部这次又要摸底土地出让金占房价的比重,均引起社会各界瞩目,但统计部门在房地产领域并不是一个强势部门,它对房地产开发费用究竟能“摸”到什么程度,社会各界心存疑虑,国土资源部也仅仅下发了一个调查表格。衷心希望更强势的部门、更高层次的机构出面或支持这两个部门,把住房开发费用构成、土地占住房成本的比例,彻底搞清楚。

仁和